

婚姻  
家庭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 产后上班第一天

尽管汪露露对这天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对葛承艳和汪明才做了强化培训,可她还是在上班的当天早上从梦中惊醒。汪露露望着正在自己身边熟睡的霖霖,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有些期盼,有些担心。

在家闷了大半年,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一旦上班就等于解放,不用与尿布作斗争不说,也不用围在孩子身边转个不停。人嘛,总做同一件事情难免会觉得乏味,适当地换换环境总是好的。可汪明才和葛承艳为了霖霖,常把汪露露关在家里。现在好了,可以上班了,可以换环境了,不过汪露露又不想去了,她担心孩子。要是孩子不吃奶粉怎么办?要是孩子想妈妈怎么办?要是父母不会用尿不湿怎么办?

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这对汪明才和葛承艳是一次考验,对汪露露也是一次考验。

为了这个特殊的日子,吕森也起得很早,他让汪露露多睡一会儿,自己去做好饭。可汪露露哪里睡得着,她像即将入学的小学新生,既紧张又兴奋。

出门上班的汪露露在关门的一瞬间,只听“哇”的一声,霖霖哭了。汪露露一边下楼一边擦眼泪,“宝宝,对不起。妈妈中午就回来,等妈妈,妈妈马上就会回来的,乖,不哭。”

推开办公室的门,汪露露被密密麻麻的蜂窝状隔断弄得眼花缭乱。五楼原来不是这样的,怎么有这么多的陌生面孔?汪露露吃惊地望着他们,他们同样吃惊地望着汪露露。

见陌生面孔太多,汪露露决定到十二楼看看。

如果说五楼的办公室像蜂窝,那十二楼的办公室就像蚁穴。五楼陌生面孔的陌生比率仅仅是十二楼陌生面孔比率的1/3。汪露露分明看到原来跟在自己屁股后面乱转的小跟班正举着一打稿件站在一个隔断前冲着几个陌生面孔高谈阔论着。

“汪姐,你来啦。”小跟班见到汪露露后冷静地打着招呼。“是啊。”汪露露不知道还要说

什么,本来就不太熟,自己仅仅是带了对方一两周。“这就是我说

的汪姐,她过去是我们教育版的首席编辑。”小跟班向陌生面孔介绍着。“过去”,汪露露暗笑着。自己已经被小跟班称呼为“过去”,既然是过去,那“现在”又是谁呢?算了,不想了,谁让自己是女人,谁让自己结婚,谁让自己怀孕,谁让自己生孩子呢。就算是“过去”,又能怎样?即便自己还是“现在”,也总会有变成“过去”的那天。晚“过去”,不如早“过去”。汪露露自嘲。“你们聊,我去领导那儿一趟。”汪露露转身准备离开。

只听那几个陌生面孔悄悄问小跟班:“她就是那个汪首席吗?刚刚生过孩子?没看出来啊?你看到她那个外套没有?没有三千下不来,真有钱啊。”“她回来要做我们的领导吗?可现在你不是首席编辑吗?”“你们怎么那么多问题?说正经事。我们这期要做的选题是……”汪露露听到小跟班的声音。

哦,她已经是“现在”了。

很多时候汪露露都生活在懊恼之中。她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没有计划着要孩子,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个好的时间生孩子。怀的时候是冬季,由于反应强烈只能闷在家里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等能出门的时候又赶上夏季,走两步直冒汗不说,就连呼吸都成问题,柳絮毛毛满世界地飘来飘去;终于熬到生了吧,又是伏天,大汗淋漓无法洗澡,还不能吹风扇,她也太点儿背了。

好不容易等到孩子大一些了,可以出门上班了吧,又开始数九了,天气这个冷啊。冷也就罢了,再加上这两天下雪,路还不好走。怎么这么不顺呢?(全文完,本报有删节)

从下周起,本报开始连载描写京城最贵夜场隐秘生活的小说《给我一支烟》,敬请关注。

30

军民  
情深

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气象万千的雪山、草原、湖泊,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更有纯朴善良、忠厚热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或许,这里是人间天堂,是灵魂的炼狱,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生命极限的运动场。在这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谱写了一段情深意长、英勇悲壮、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

## 解放军在冰雪中蹚出一条通向普林卡的路

随着报幕姑娘甜甜的声音——《逛新城》,陈小妹和多布杰上场了,台下立即响起了一片掌声和欢呼声。音乐声中,俩人且舞且唱,舞姿传神,歌声传情,台下的个个瞪大眼睛。饥渴的人是一杯水解不了渴的。“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汉语、藏语的呼喊声此起彼伏。面对热情的海洋,两个人再次上场。陈小妹敬着军礼身体旋转了180度,右手久久没有放下。多布杰学着陈小妹的样子,躬身施礼身体也旋转了180度。随即,一曲《雪山升起金太阳》随风飘荡,优美动听的旋律,嘹亮高亢的歌声,那旋律、歌声,传递着翻身农奴的情感、心声,意蕴涌动着心潮,多布杰禁不住泪流满面。唱过汉语歌,不用报幕,不用邀请,多布杰又用藏语引吭高歌。

心底流淌的真情、激情,感动着昔日经历了千般磨难、万般痛苦的农奴们,一个个泪水盈眶,感叹敬敬。多布杰就是这万千多灾多难农奴中的一个。13岁那年,他阿爸放牧时一只小羊掉下山崖摔断了腿,农奴主命爪牙砍断了阿爸的脚筋,没多久可怜的阿爸便痛苦地含恨而死。17岁那年,他阿妈身患重病体力难支,挤牛奶时弄洒了桶里的奶,被农奴主一顿暴打,又唆使一条黑色藏獒把她拖到后山,阿妈从此也没了踪影。命运多舛,苦难像缠在陀螺上的羊毛捻出的线,总也没有断头的时候。

解放军在冰雪中蹚出一条通向普林卡的路,解放了在苦难中挣扎的农奴,29岁的多布杰从此有了自己的牛羊和牧场。他打心眼里热爱播撒阳光的解放军,参加了民主改革工作队。后来有人推荐他到普林卡工作,多布杰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没有牧人的草原牧草哪里还会鲜亮?牛羊哪里还有家园?!他仍然选择当牧民。苦辣酸甜,五味杂陈,多布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

“牛角胡独奏”——随着报幕员的指引,一个穿着蓝底红花缎子面藏袍,身挎腰刀,30多岁的彪悍男人手提牛角胡迈步走上舞台。

“索南达杰!”舞台上不少牧民高声呼喊起来。索南达杰是冈嘎牧区生产大队的大队

长,来自冈嘎草原的牧民没有不认识他的。索南达杰右手放在胸前,冲台下深施一礼。陈小妹立即匆匆来到台口,在索南达杰坐定的地方,降下麦克风对准牛角胡。顷刻间,麦克风传出牛角胡低沉动听的嘤嘤旋律。

在索南达杰演奏牛角胡时,郭双喜的视线左顾右盼,在人群中扫来扫去,从急切的眼神看,分明是急于找到什么人。一只雪鹰鸣叫着在空中盘旋,斜刺地向哨卡飞过来。郭双喜眼前一亮,叫道:“扎西贡布阿爸来啦。”说着,他快步向雪鹰飞来的方向走去。一匹褐色藏马疾驰而来,马上打坐的60多岁的老人刚一下马,郭双喜便迎上去和老人拥抱在一起。“老阿爸,咋才来呀。”扎西贡布阿爸没有回答郭双喜的话,急切地问:“鲁团长在哪儿?没有上山吗?”“上来了,上来了。”郭双喜说,“我也正在找他。”

两个人说着话又来到操场,内外分头寻找仍不见鲁万有的影子。郭双喜急于找到团长,是想还他那20块钱和一袋小米钱。鲁万有上山近一天来,郭双喜多次在他宿舍门口观望,晚上房内有人说话,夜里仍有说笑声,熄灯号响过好一阵工夫,郭双喜从窗外看到,屋里仍是人头攒动,传出窃窃私语。清晨早操归来,鲁万有的房内空无一人。吃早饭时,郭双喜见鲁万有手里拿着馒头,盘子里盛着咸菜,不停地和几个连干部说着什么,这时候是不便上前搭话的。

扎西贡布急于见鲁万有,得从1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说起。60年代初,身为营长的鲁万有带着二连的100多名战士在巴托盖营房,一次开车拉木料的途中,看见有只鹰总在车窗外飞过来掠过去不肯离开,司机大感诧异。鲁万有让司机鸣笛,汽车喇叭接连不断地响了起来,那鹰总是环绕车窗玻璃飞来飞去。“停车。”鲁万有大惑不解,拉开车门走了下来。

10

